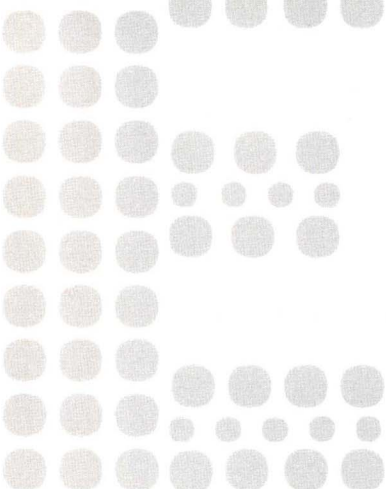




教育学学术前沿书系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cientification of Pedagogy Knowledge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探究

高 鹏 著

教育学是一门还在路上的科学

教育学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是逻辑清晰、表述严谨的知识系统

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是教育学科学化的前提

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是对知识精确性的追求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应坚持科学立场与人文情怀



 经济日报出版社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cientification of Pedagogy Knowledge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探究

高 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探究 / 高鹏著.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196 - 0371 - 7

I. ①教… II. ①高… III. ①教育学 - 科学化 - 研究
IV. ①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4316 号

书 名: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探究

作 者: 高 鹏

责任编辑: 王 含

责任校对: 刘妙怡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 - 63567690 (编辑部) 63567687 (邮购部)

010 - 63516959 63559665 83558469 (发行部)

网 址: www.edpbook.com.cn

E - mail: edpbook@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mm 1/16

成品尺寸: 170 × 240mm

印 张: 1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6 - 0371 - 7

定 价: 46.00 元

特别提示: 版权所有 · 盗版必究 · 印装有误 · 负责调换



序言

高鹏走上教育学科的学术道路不是偶然。高鹏大二从热门的经济学科转来，面试时他谈的主要理由是喜欢教育学，这个理由足以说服大家。本科毕业又执着地选择了攻读教育学原理学科的硕士和博士，十余年的辛勤耕耘结出了累累硕果，获得国家、省和学校多种学术类荣誉称号。硕士学位论文《合人性教育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论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都选择了教育学领域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当然也是难题。工作后，高鹏在教育学领域仍笔耕不辍，先后在教育类、体育类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并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成功获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作为高鹏的导师，全程参与见证了他的收获与成长，由衷地感到欣慰。

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有近 400 年的发展史。在这期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学领域积累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出现了诸如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凯洛夫等多位教育学大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已习惯于将教育学视为一门“科学”，也习惯于把各个大学的教育类院系自然而然地称之为“教育科学学院”。但如若有人追问：“教育学果真已揭示了教育中的诸多规律了么？果真能够解答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了



么？果真可以指明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未来了么？”恐怕诸多教育学研究者还是会缺少对上述问题予以肯定性回答的底气。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想，本质上或许还是教育学的名与实问题，即冠有“科学”之名的教育学尚不足够“科学”。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尽管会有多种不同的思路 and 选择，但我始终认为，最有效的方式仍是立足中国的教育实际，创造性继承历史上优秀的教育思想理论遗产，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在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多下功夫，使教育学能够有更加科学清晰的内容逻辑体系和更加严谨的话语表述方式。

高鹏所著的这本书，就是对教育学科学化问题的回应。该书从摆脱教育学“合法性危机”的诉求出发，基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内涵、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价值、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前提、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方法论、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陈述等论题进行了研究，不仅有助于唤起学界对教育学科学化问题的再度关注，也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教育学研究应有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论。

诚然，正如高鹏所言，“本书是教育学‘年轻研究者’的‘年轻作品’”，书中的一些观点确实还不够成熟，但高鹏在本书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求真态度和创新精神却很值得称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教育学知识科学化探究》一书的出版是对高鹏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对他未来教育学研究的激励和鞭策。我希望高鹏不忘初心，在教育学的广大领域里勇于实践和探索，继续提升自身的学术境界和理论品格，为教育学科的发展添砖加瓦。

杨兆山

2018年1月20日于长春

目录

CONTENT

导 论	001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002
(一) 研究背景	002
(二) 研究意义	005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006
(一)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内涵	006
(二)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价值诉求	007
(三)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前提	007
(四)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方法论	008
(五) 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陈述	008
三、研究进展与评价	008
(一) 研究现状	008
(二)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价	022
四、研究方法	024
(一) 文献资料法	024
(二) 历史研究法	025
五、创新与不足	026
(一) 创新之处	026
(二) 研究不足	026
七、全书框架说明	026

第一章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内涵	029
一、教育学知识的分析	031
(一) 知识	031
(二) 教育知识	034
(三) 教育学知识	039
(四) 教育学知识的功能	042
二、教育学知识科学化探析	044
(一) 科学化	044
(二)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	048
(三)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限度	050
第二章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价值	055
一、教育学发展面对的“后现代诘难”	057
二、知识科学化:教育学积极应对后现代思维的现实选择	063
三、知识科学化:教育学走向实质繁荣有效路径	069
第三章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前提	075
一、研究对象——教育学知识的来源	077
二、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主要观点	081
(一)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事实”	081
(二)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	082
(三)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	083
(四)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	084
三、对不同教育学对象观的学理分析	085
(一) 教育事实:具体而不可重复的客观存在	085
(二) 教育问题:教育事实矛盾的主观反映	087
(三) 教育现象:相似而共识性的“教育问题”	089
(四) 教育规律:“教育现象”中的本质联系	092
四、“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依据	093

(一) 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标准	093
(二) “教育事实”、“教育问题”、“教育规律”观的局限性	096
(三) “教育现象”观的适切性	099
第四章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方法论	101
一、教育学知识生产的方法论沿革	103
(一) “经验总结”抑或“逻辑推理”的方法论阶段	104
(二) “哲学思辨”的方法论阶段	105
(三) “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阶段	107
(四) “多元转向”的方法论阶段	109
二、“专属”还是“共享”——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独立性探析	111
三、“多元”还是“一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多样性探析	115
四、基于研究对象的方法论——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选择标准	121
第五章 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陈述	127
一、“谁来说”——教育学知识陈述的主体	129
二、“说什么”——教育学知识陈述的内容	134
三、“怎么说”——教育学知识陈述的方式	139
四、教育学知识陈述的案例:“教育回归生活”的话语分析	145
结 语	153
参考文献	159
后 记	167

导 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从 1632 年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的出版算起，教育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已有近四个世纪的历史，即便将这一范围缩小，以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作为独立形态教育学产生的标志，教育学也走过了 200 余年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教育学在由青涩迈向成熟、单一步入多元的同时，却面临着日渐深刻的学科信誉危机。就前者言之，经过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教育学逐步摆脱了作为“教育经验之谈”的常识化存在状态，并通过对其他学科研究范式和相关理论的借鉴吸收，于其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范与诸多教育流派，进而建构起了丰富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体系，它们不仅为世界各国教育实践的发展提供着有益指导，还为教育学的完善注入了活力，推动着教育学学科地位的提高。就后者言之，尽管教育学者有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尝试，但教育学迄今未能摆脱制约其发展的“二重困境”，它不仅没有严格遵行理性主义的道路，完全秉承现代性所要求的普遍性、确定性和逻辑性，成为科学化、体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科学，也没有严格恪守人文主义的道路，完全秉承后现代所希冀的境域性、相对性和批判性，成为经验化程度较高的开放知识领域，这便使教育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学科的独立性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反观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基本经历了由繁荣到沉寂到复苏再到快速发展的历程。随着近些年以《教育学》命名的“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或以《教育原理》、《教育学原理》命名的专著不断面世，教育学研究似乎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然而，“繁荣的教育学”未必就会是“科学的教育学”，如若深究这令人振奋的“繁荣”，我们又不禁感到一丝凉意：文书的繁荣尚未带来学科的实质繁荣，浩如烟海的教育学类专著并没有从根本上消

解来自教育实践及其他学科的质疑和挑战,教育学依然存在着理论深度不足、逻辑性不强、体系化程度不高以及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缺少学科立场、缺少本土情怀、缺少问题意识、缺少规范用语、缺少普适性结论等问题仍如幽灵般困扰着教育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实效性及公信力,对理论构建的贫困与落后,对教育实践的茫然与无措似乎正在成为教育学无力挣脱的“标签”。有学者甚至以“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陈桂生)来描述当代教育学的现实状态。面对这样的尴尬和自嘲,我们着实不能抱以“敝帚自珍”或“掩耳盗铃”的逃避态度,而应怀揣对教育学的挚爱、责任和期待,于对教育学的深层次改造中努力提高其学科存在感与荣誉感。

那么,我们又当如何完成对教育学的改造呢?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的观点各异,但综合来看,主要可归结为两大思路:其一,我们应完成教育学的现代性,力争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即要规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澄清教育学的基本概念,架构教育学的逻辑体系,寻求教育理论的一般性、确定性和系统性,使教育学担负起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说明任务”;^①其二,我们应实现教育的后现代关照,即要追求研究的多样化、结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定性化,否定教育理论的一般性,否定超越具体境域的教育规律,排斥科学化,排斥对事物本质的探寻。上述两条思路对各自立场的辩护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对教育学到底应坚持现代性抑或走向后现代性的考量,绝不应抱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武断态度,而要结合学科的实际状况,采用全面、动态、辩证思维方式对其发展路向做出理性选择。

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可能是合理和必要的,但谁更能解决制约当前教育学发展的主要矛盾,谁更加契合教育学建构的时代主题,谁便应成为我们在这—时代教育学学科建设中需要秉持的主导思想。而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不难发现,导致当代教育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教育学备受质疑的原因,实则并非像后现代主义者设想的那样,是因为教育学建设过程中理性成分和科学成分的过于强大。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二者的匮乏,方才引起今日教育学发展的举

① 陈元晖先生在《中国教育学70年》中指出,尽管有不少学者“不承认教育学是一门科学”,但“我有信心,教育学不仅不会从科学史上消失,还会发展壮大,成为一门与物理学并驾齐驱的学问”,这是因为“有人类就有教育,有教育就有教育理论,有教育理论就有教育学。养牛羊马有畜牧学,难道对人类本身的培养和教育的大事就不能成‘学’”,“今后的教育的历史会怎样发展呢?又如何去说明它的发展规律,教育学和教育学历史应该担负这一‘说明’任务”(详见陈元晖.中国教育学史遗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8.)。

步维艰。所以,学界当前对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尽管需要吸收和借鉴后现代思潮的部分观点,但应继续坚持以现代性为基本价值取向,以科学化为主要路径,在对教育学逻辑体系、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以及陈述话语等方面的完善中建立兼具合情性和合理性的“科学教育学”。

“仅一般地说教育学是关于教育的科学,这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学内容是否科学,是否是科学化的教育学”。^①教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教育学”的建构需要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教育学知识是人们对教育实践活动的抽象概括以及对教育学自身的认识与理解,既包括了教育学的元知识,还包括对教育知识进一步抽象基础上获得的认识。在应然的意义上,教育学知识应具有较高度度的科学化、系统化和学理化,它不仅要做到理论本身的逻辑自洽性,也要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和说明。笔者之所以采用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作为教育学科学化的切入点,是因为教育学科学化的实现尽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作为建构教育学的基本单位和知识要素,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却是教育学科学化诸多维度中最为基础的一环:教育学的内容经由教育学知识汇总而成,先有零散的教育学知识才能有体系化程度较高的教育学,不同教育学知识间的互有联系进一步构成了教育学的逻辑体系。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会从根本上推动整个教育学学科内容的科学化,从而建构出富有理论生命力和实践指导力的“科学教育学”。因此,教育学的科学化有赖于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教育学的科学化进程也必须以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进程为前提,通过推进教育学知识这一教育学微观要素的科学化,有利于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从知识内容的完善延伸至学科体系的完善。这显然是消解教育学发展现实困境、提高教育学科学化程度的重要路径。

正是基于教育学科学化现状的背景和思考,加之对教育学学科命运、教育学学术自尊的深切关注,笔者选择了这一题目作为研究方向。笔者希望通过对教育学知识以及教育学知识科学化内涵的分别澄清,明晰教育学知识的概念、功能以及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主要维度,并在现代性与后现代的比较中探究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价值,进而针对当前教育学知识生产的现实状况,阐释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前提、方法以及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陈述等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以期在完善教育学知识相关理论的同时,推动教育学的科学化进程。

① 石佩臣.教育学基础理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

（二）研究意义

本书是一项针对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反思性研究。受限于题目自身的性质，书中无论是对教育学知识相关概念的界定、教育学知识科学化基本维度的描述，还是对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前提、方法论以及应然陈述方式的澄清，都无意过多与教育实践产生直接联系。因此，本书的研究意义集中体现在推动教育学学科发展和完善教育学理论体系方面，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有益于教育学科学化研究视域的拓展。如前所述，教育学科学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了教育学学科内部多个不同维度和层面的科学化。就已有的文献来看，当前，教育学科学化的研究热点突出地表现为学界关于教育学是“人文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论争。尽管该论争对明确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大有裨益，但与此同时，我们却相对忽视了对教育学科学化的具体内容及教育学科学化的实现路径等问题的探究。教育学知识科学化虽然仅仅是教育学科学化中的一个维度，但作为建构教育学的基本单位和知识要素，以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为切入点来研究教育学的科学化，不仅会起到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效果，还可以在明晰教育学知识科学化之余，使学界对教育学科学化的研究不再踟躅于对学科性质的纷争，推动研究热点向教育学科学化具体内容的转移。

其二，有益于对教育学知识科学化形成清晰认识。“知识与教育”一直是教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近年来，随着知识型、学科教学知识、教学情境知识等学术概念的引入，教育学界对“知识”的研究又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然而，在上述知识概念得到极大关注的同时，教育学知识这一教育学学科的专属知识领域却显得“门可罗雀”。教育学的科学化需要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为了推动教育学科学化程度的提高，我们必须改变教育学知识研究的现实状态。在本书中，笔者一方面将综合运用训诂学的方法，从知识的分化谈起，依次探究教育知识以及教育学知识的概念与功能，并在对科学化基本维度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主要内容及其限度，另一方面将依照教育学知识“从何而来—何以形成—何以表达”的思路，逐一澄清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前提、方法论以及如何展开对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陈述，从而在理论上为人们带来有关教育学知识生产和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的清晰认识，为后续的教育学学科科学化的相关研究做好理论准备。

其三，有益于教育学学科基本问题的澄清。作为一门学科，至少需要有

明确而独特的研究对象,恰当而丰富的研究方法,准确而严谨的陈述语言。显然,已有近400年发展历史的教育学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然而,即便教育学面临如此窘境,我们依然没有对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陈述语言等事关教育学存在合法性的学科基本问题给出比较明确的解读。这或许是教育学尽管理论多多、著作多多,但学术声誉、学科地位却始终未能提高的重要原因。为此,本书将通过对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理性审视,对存有争议的教育学的学科研究对象是什么、教育学有无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教育学当如何陈述等问题给出尝试性的回答。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书将循着“教育学知识科学化是什么”、“教育学知识为什么科学化”、“教育学知识科学化何以实现”的思路,拟以现代性为立论基础,从知识的分化谈起,并通过与教育知识的比对,剖析教育学知识的概念、功能,以及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主要内容及限度,使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相关理论得到澄清,进而基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二论相争”的历史背景,分析教育学知识生产坚持以现代性为导向、以科学化途径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对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前提、方法论及其科学化陈述进行理性审视的基础上,阐明何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何为适合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教育学当如何陈述等关涉教育学“安身立命之本”的学科基本问题,以期进一步深化对教育学的“元思考”,为我国教育学知识生产的科学化起到抛砖引玉的效用。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内涵

“是什么”是我们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有辨析教育知识和教育学知识的关系,明确教育学知识的概念、特征,明确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内涵、限度、外在表征,才能分析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历史演进和教育学科学化的实然路径,因此,对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理论内涵的澄清构成了本研究得以开展的前提。在书中,笔者将立足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训诂学的方法为主,从对知识的分化谈起,分析知识的构成、教育知识的概念,并在对教育知识和教育学知识的类比中澄清何谓教育学知识以及教育学知识的功能。之

后,笔者还会分析科学化的含义和它的基本维度,并以此归纳出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主要内容。

(二)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价值诉求

名正方能言顺,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往往需要以其价值属性为依据。当前理论界就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大体形成了两种思路:一种坚持现代性,延续自近代以来诸多教育研究者一直在为之奋斗的科学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一种是转向后现代,将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想引入教育研究当中,开辟旨在消解现代性,且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和个人主义情怀的多元化的知识生产方式。虽然后现代所提倡的教育学知识生产方式不失为对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有益补充,但就我国教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选择以现代性导向的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道路显然更加合理。然而,这样的论断在被证明之前还只能算作是一个停留于或然性层面的推论,而要使其具有公信力,就必须对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时代价值予以澄清。为此,笔者将从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现实状况出发,分析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各自的优缺利弊,进而证明现代性引导下的教育学知识科学化对当前教育学学科的发展确有其价值,以期为教育学知识科学化“正名”。

(三)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前提

“研究什么”是任何学科在建构自身理论体系时都必须首先予以回答的问题,教育学亦不例外。确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起点,而形成独特的研究对象则是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前提。按常理而言,作为一门有着长时间发展历史的学科,自当有清晰、独特的研究对象,但事实却不尽然:理论界非但没有就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形成公论,反而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分歧。当前,国内学者对教育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及规律”、“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以上四类“对象”,虽然各有其合理之处,但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必然是确定、唯一和独特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将一个符合教育学学科特点的“对象”从四类对象观中挑选出来。在本书中,笔者将从对国内学者有关教育研究对象的相关讨论谈起,依次分析教育事实、教育问题、教育现象、教育规律各自的含义和特

点,并结合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标准论证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合理性。

(四) 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的方法论

教育学知识是研究者针对研究对象借助一定方法产出的,故而,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势必需要以教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为保障。当前,学界对教育学研究方法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学需不需要独特的研究方法、教育学该选择怎样的研究方法、教育学该不该有如此多样的研究方法等方面。为此,在本书中,笔者在教育学的历史沿革中梳理出不同时期教育学知识生产采用的主要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学知识生产是否存在以及是否需要存在专属的方法论,进而针对后现代“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倾向,以及结合教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澄清教育学研究方法论“多元”发展的合理性以及“一元”选择标准的必要性。

(五) 教育学知识的科学化陈述

语言是我们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陈述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思想理解的准确性。教育学知识是在一系列专业性的概念和命题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一种学理性很强的知识,对它的陈述必然不能随意为之。在本书中,笔者将以具体的教育学知识为个案,从教育学知识的陈述主体、教育学知识的陈述内容、教育学知识陈述方式来论证如何使教育学知识的陈述更加专业和准确。

三、研究进展与评价

教育学的科学化可以被视作教育学学科力求成为教育科学的阶段性结果和全部发展过程的统一,它必须在对教育学既有成果(包括历史的和现在的)的不断扬弃中方能实现。故而,对教育学知识科学化已有文献的梳理与反思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 研究现状

知识存在于主体意识和客观实在的关系之中,是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和抽象总结,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尽管源自人类感性化的实践经验,但科学化的知识却是历经理性思考和实践检验过程的产物,能够揭示出

事物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进而为我们深入认识并积极改造客观世界,将“自在的自然”逐步改造为“人化的自然”提供了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与之对应,教育学知识是我们认识和改造教育这一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果与实践条件,它不仅有别于感性化、差别化的教育经验,也部分有别于植根实践、服务实践的教育知识,是抽象化的教育经验和学科化的教育知识的综合体。

由于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由教育学知识和科学化两个核心词汇共同构成,因此,对这一领域研究现状的把握就有必要依从教育学知识和教育学科学化这两条线索展开。就前者而言,通过对相关论文及著作的收集整理可知,尽管“知识”一直是国内外教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热点论域,但理论界对教育学知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教育学知识的概念、特征、功能以及教育学知识和教育学、教育知识、教育经验间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澄清。就后者而言,理论界对教育学科学化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初便已有之,其焦点大多集中教育学学科性质的归属,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对教育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能否科学化、科学化如何实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尽管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可观,但以教育学知识科学化这一微观知识要素作为“教育学学科性质之辩”切入点的还比较少见。总体来看,透过教育学知识科学化研究教育学科学化,为将教育学知识作为一个专有的论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教育学学科发展是必要的,亦有极大研究空间。现将已有文献研究的有关问题、研究视角及主要观点等按照发表时间顺序进行归纳整理,分类述评。

1. 对教育学知识概念的认识

了解教育学知识,必首先叩问何谓知识。知识,在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中共给出两层含义,即“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或“有关学术文化的”。^①在《牛津英汉高阶双解词典(第6版)》中,汉语“知识”对应的“Knowledge”也有两层含义,分别是“the 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skills that you gain through education or experience”(通过教育或实践得到的信息、认知和技术)和“the state of knowing about a particular fact or situation”(了解某种事实和情境的状态)。^②此外,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出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将知识定义为4项内容,即: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知道为什么的

①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12.

②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71.